

支离破碎般的人间悲喜剧
晃晃悠悠似的人生大感悟

孙建军 著



◆◆◆ 赵秘书给他起了一个绰号——“阿Q”，并编排出了诸如阿Q并未断子绝孙的许多故事来，有一次，老寇终于忍无可忍，跟赵秘书大吵了一架。

新 阿Q正传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牛

著

新阿Q正传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75968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阿 Q 正传 / 孙建军著. — 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
2003. 3

ISBN 7 - 5002 - 1832 - X

I. 新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386 号

新阿 Q 正传

作 者: 孙建军

插 图: 孙邦彦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072

电 话: (010) 83893585

印 刷: 成都飞鹰彩印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

插 图: 22 幅

印 张: 9.25

印 数: 0001—3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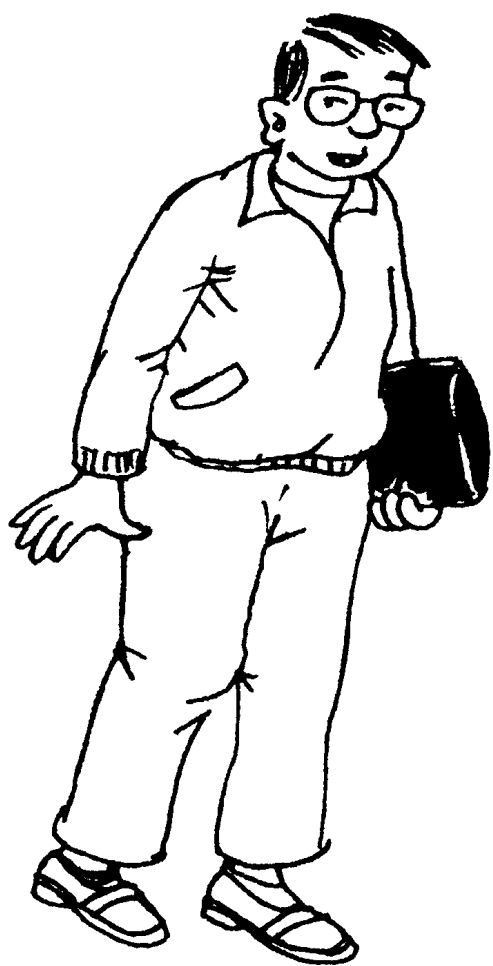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5002 - 1832 - X / I · 300

定 价: 18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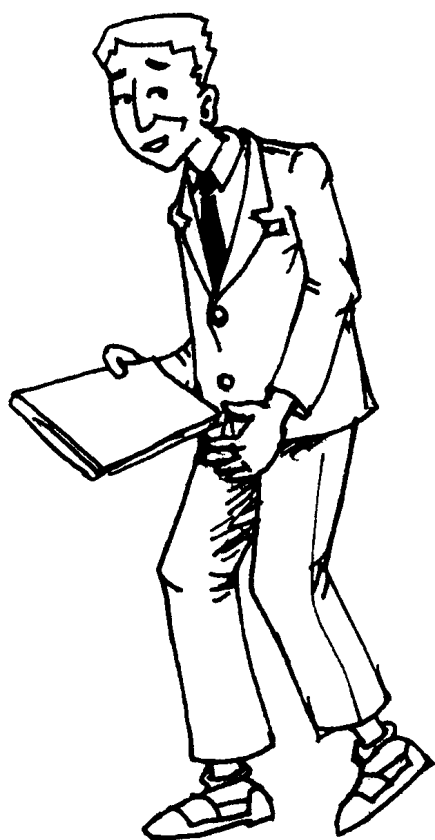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寇轶名：用精神胜利法对抗时代
变迁的新阿Q



寇 妻：一位主动出击的灰姑娘



赵秘书：典型的机关男性“长舌妇”



高得万：正邪难辨的智者



钟会承：社会上的男性彭大瑞(拉皮条者)



许大马棒：一个善于搞垮一个单位
兼搞垮几个家庭的官

叶延滨

序一

好个孙大炮



我说的不是那位大总统，他的大炮早就轰塌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。我说的也不是四川的著名诗人孙静轩，他早年享用过这个雅号，这两年老爷子岁数大了，诗是越写越好，但精神不如从前了。上次我应四川电视台之邀回了一趟成都，上午11点给孙静轩打电话，是他夫人接的：“你是哪儿的？你不知道孙老师冬天的上午要冬眠？”这门大炮也要让出这个绰号了。我说的是另一个孙大炮，也是诗人，大名孙建军。建军，冲这个名字，就知道离诗远点，离炮近点。敢叫建军就不是冒牌货，真当过兵，铁道兵，把一根根枕木当诗句，在大地上写诗的兵！那时候，我在《星星》当编辑，在一大堆稿子里读到这样一首诗《30路转20路，我跑》。诗写得好不好，不论，就这题目，就充满了八十年代的时代气息。当时有个女作家叫湛容的写了篇《减去十岁》，那是中年人的心态。孙建军写的是年轻人的心态，都一样奋发向上。当然，那时候还没的“女人膀大款和男人吃软饭”的时尚，所以，湛容和孙建军都让我们感动。



后来我们成了朋友。后来孙建军从铁道兵转业到成都的西南铁路指挥部。正好我开始主持《星星》的工作，便把这位大炮调到《星星》来。他在铁道兵和指挥部这些地方呆久了，十分注意一个单位的实力，有多少吊车、推土机、汽车……军人嘛，有多少门大炮就有多大的发言权。他对我这个朋友评价还可以，对我这个“首长”就不太看在眼里。记得有个报纸约他写一篇关于我的短文，他写了，那文章的题目是《三轮户主叶延滨》。文章不是说我下了班去登三轮车，而是说，《星星》虽然名气大但实际上只是有一辆三轮车的穷单位。他写

了，我不生气，因为他干活实在，既不偷工减料，也不偷天换日。埋头干活，抬头骂娘。也难怪，在文联这样的单位，让一个当兵的看不惯的事，实在是太多了。但我喜欢他，喜欢他的大炮性格，有活肯出力，有话敢直说。《星星》在我们共事的这几年，发行量蹭蹭地向上，给大伙发的奖金也天天向上。于是我早早地向上面报告，请求明确让他当个编辑部主任。不叫提拔，叫明确，因为孙建军在部队就是营级干部，不比编辑部主任职务低。

他也有个让人不喜欢的缺点，爱喝酒。一个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修铁路的兵哥哥，不会喝酒，那才奇怪了。在铁路上趴着时，天寒地冻了就喝酒。在编辑部办公室趴着时，遇到了烦心事也喝酒。那时候，我常被他半夜三更从被窝里拖出来，听他说酒话，一说就是半个小时。这时，我就想：“有功夫浪费电话钱，改个法子写成小说多好！”我听他的酒话听惯了，也就麻木了。可惜，孙大炮遇见一个不麻木的领导。那天，孙建军陪外地诗人吃饭回到办公室，一脸酒色才气，正与诗友们说得快活，走进来一位领导，冷冷地给他派了一个差事。孙建军被人浇了一瓢凉水，自尊心大大地受伤，酒力上升：“都是哥们，别在我面前摆架子，老子当营长的时候，你还……”

我离开《星星》到北京以后，孙建军也离开了《星星》，提拔到一个研究室当什么副主任了。我心想，那个人聪明，让修铁路、炸山洞、喝烈酒、放大炮的人去坐研究室的冷板凳？

到底是个在铁道兵当过营级干部的人物，坐在冷板凳上，喝了酒也没有叶延滨半夜起来听他的酒话了。打长途电话骂娘，成本高了点。于是孙建军把大炮对准稿纸，把酒话变



新

阿 Q 正传

成疯话，前两年，甩出一部长篇《疯人独语》，当然，不忘寄给我一本。我一看，就像听他打电话。当然，这一回孙大炮只赚不赔，头两个月就卖出去五万册，从此后，书商们总是惦记着请孙大炮喝酒说疯话。

昨天又收到了他的第三部长篇《非常朋友》，并在信中说他正正创作另一部《新阿 Q 正传》，得知这些消息后真为他高兴。我知道，他正雄心勃勃地把一门门“新炮”摆在朋友和读者的桌子上。记得孙建军当诗人的时候，有一句好诗：“开放是每一朵花的权利”。我想对写长篇的孙建军说一句：“放大炮是孙大炮们的权利”。这句话同样也献给我尊敬的另外两位孙大炮——大总统孙中山和大诗人孙静轩。



袁基亮

序二

掀起你的盖头来

俗的研究——由诗到小说

在公元2003年元旦到农历癸未年春节，短短一个月时间，我便连续读到了两部诗人写作的长篇小说。如今，诗人写小说不是什么稀罕的新鲜事，算起来，这本《新阿Q正传》已是诗人孙建军写成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了。

若干年前，诗人何小竹在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——前前后后他已写了好些个短篇——说过这样的话，大意是，尽管此时此地是在写小说，但我依然——并且永远是一个诗人。这话听起来绝对是掷地有声。我想，打算写小说，或正在写、或已经写过小说的诗人中，作此念想的，恐非小竹一人。但我敢担保，孙建军不在此列。至少他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，以一副虔诚的诗人心态来写作诗歌了。我的根据来自他那些攻击诗人的言论。那些言论，既幽默，又恶毒。如果说口头上的谈话不足为凭，现在可是有书为证：《新阿Q正传》已经付梓刊行。

书中有这样一个“段子”：

两个孩子吵架——小孩之间发生的争斗，往往由其父亲的身份地位所决定——吵得不可开交，孩子甲情急之下抛出了杀手锏：谁不晓得你爸爸是诗人！孩子乙一愣，随即还以颜色：你爸爸还是著名诗人呢！

这个段子还算不上孙建军最损人的。

看起来好像这个“段子”并非原创，而是来自对王朔的改写，其实孙建军另有一番心意。王朔的幽默不是针对诗人而



是针对作家：谁教咱上学时不好好读书呢——没法子，这会儿只好当作家啦。“作家”在这里的意思大概是描写小说的。

孙建军的态度表明，他知道他应该在诗歌与小说之间作出选择，在我看来，也就是在雅与俗之间何去何从。

从起源上讲，最初的诗也是俗的。以《诗经》为例，最早叫“风”（风声、风气、风光），后来则叫“雅”，最后变成了“颂”。也就是说，好像作为诗体类别的共时概念（风、雅、颂），其实表现的却是文体演变的时间范畴。

唐代诗歌最为发达。我们现在觉得唐诗很高雅，其实那时诗要唱的，诗歌诗歌，凡诗得歌。“笑如胡姬酒肆中”，李白就写过这样的句子，很像如今的流行歌曲、卡拉 OK。唐时的教坊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音乐唱片公司。

到了后来，宋诗就不唱了，要唱的是词，于是渐渐的，诗就变得高雅起来，不在世俗间流行了。如今的诗歌很有些穷途末路的样子，我想恐怕也是脱离世俗的缘故吧？

小说就不同了，它不仅天生就是俗的，而且俗会作为其文体主流永远发展下去，大众化乃是其文体的生命。从现代小说开始，产生了一拨又一拨“高雅”的旁支，旁支又成了主流，于是在小说内部建构起等级秩序，“通俗小说”的位置排在下层去了。

看来，问题都出在这个“俗”字上，好像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一“俗”起来，立马就身价暴跌。

“文革”时期扫除“四旧”，其中之一扫即曰“旧风俗”，其余三扫曰：旧习惯、旧思想、旧文化。其实，其中三样：风俗、习惯、文化，总归起来就是俗。扫除的结果，是中国的世俗生活



摧损至极。当然，对世俗生活的破坏早在“文革”前就开始了。

作为一种观念形态，对世俗生活的憎恶，还要早得多，起码要上推一千数百年，而且与诗相关。

说来有些意思，“俗”变成一个坏东西，变成一个贬义的字眼，要追溯到中国的一个大诗人，即晋朝时候的陶渊明。

归园田居

少无适俗性，性本爱丘山。
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
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
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
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
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
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
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
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
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



陶先生本是晋朝某个时期的一个干部，后来辞官不做，一心去做一个躬耕田园的农夫。在一般人眼里，农民自然是一个世俗之人。但陶渊明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农民是不俗的，岂但不俗，简直超尘脱俗，高雅得很。鲁迅先生就说过，陶渊明“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，而还在东篱下采菊，偶然抬起头来，悠然的见了南山，这是何等自然”——